



在生死冊前找到 自己的位置

人最需要信仰的時間，大抵都是面對生離死別的一刻，尤其是親人非自然離世的時間，最是需要一個從天而來的答案或說法。雖然未必明白為什麼親人要走上絕路，但至少在心靈上，會帶點天家再見的盼望。

曾經以「Law少」之名主持電台節目的許耀斌，成為基督徒的那一天，就正正是他的哥哥自殺當天，一切都不是巧合。他在幼稚園時學到這個世界有耶穌，可他卻在一個意想不到的日子決志信主。

許耀斌

撰文：Sam | 版面設計：王婉薇 | 照片由受訪者提供

孩童時代本應快樂，可是Law少卻因為他的一位喜怒無常，無緣地發脾氣的哥哥而感到困擾。這位哥哥卻也不是全然惡待家人，他也曾帶弟弟去踏單車，於是令Law少心中對哥哥帶著一份愛惡交織的感情。直到Law少中二那年。

“ 確診思覺失調 難以面對逆境

那一年，哥哥正就讀大專，卻確診了思覺失調，於是Law少和家人都多了一點明白哥哥的行為，也終於可拼砌出他哥哥的生命歷程的全幅拼圖。「哥哥中三時曾考獲全級第一名，到了中五會考時卻成績不理想。父母從來都希望他可以用功讀書，可是他愈想做到時卻愈是做不到。」哥哥因為這病，整個人都被困在那充滿限制的身心內，大專後他卻只能當散工。長時間失業的他，到了30歲更只能倚靠政府的傷殘津貼過活。

而往後的一件事，更令Law少終於明白哥哥的困境。那是一件十分無奈的事。

“ 恍似無人理解 無奈走上絕路

多年前，有社福機構印發智障人士參觀活動小冊子，並邀請了當時還在電台任職節目主持的Law少提筆獻序。「我竟然在該本小冊子的相片中，發現哥哥的身影！哥哥是有精神病，但不是智障，他仍有工作能力的！怪不得哥哥活得不開心！」原來哥哥因著精神病，在父母的安排下接受了殘疾人士的展能就業服務，可是該機構卻似乎把精神病康復者和智障人士的需要混為一談，從而導致更大的傷害。

「哥哥的字裡行間，寫道他在中心根本學不到什麼！當時我就下定決心，我要幫助他走出困境。」於是Law少嘗試把他拉進自己的生活圈子。然而就在這時，哥哥卻忽然離他遠去。

“ 悲劇發生 卻不問Why Me

「哥哥跳樓的那一刻，我沒有正面看到他倒下，只聽見『砰』的一聲，以為是他發脾氣丟東西落街，又因為他為人膽小怕冒險，沒有想過他竟會跳樓自殺。」直到姐夫喊叫跌下去的哥哥，聽到爸爸的叫喊，當時Law少的腦袋卻一片空白，只想到爸媽很慘。「他倆堅持照顧哥哥多年，還以為要擔心的是白年歸老後誰可照顧哥哥，沒想到情況竟然可以變得更差，當下感覺就如個心忽然少了一闕。」

經歷這麼大的痛苦，Law少竟從沒有想過「why me」，大抵是因為在他的心裏，早已種下另一種面對生死的盼望種子。

“ 人生至痛 唯有主明白

聖經記載，耶穌曾說過：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」一個人的死固然讓人神傷，但逾越生死的，卻是尋著永恆的盼望，知道有一位神能完全明白人世間的至傷至痛。

「雖然我和哥哥的感情不算很好，但看著他的遺體當下，我感到我是愛他的，那一刻的我彷彿心靈也放開了，能夠明白和接受他以前所作的行為。」在醫院面對哥哥的遺體時，Law少忽然感覺到，能夠同樣完全明白和接納自己的，只有耶穌，於是他就在那一個當下，信了主，也就如此開始了他這「出死入生」的心靈歷程。

“ 神在心靈中 化悲傷為祝福

神讓Law少發現哥哥的內心世界，讓這些事都不再是秘密或家醜，以致他可以用自身的經歷，去幫助其他精神病患者，甚至是離世者家屬的同路人。「如果不能如此助人，哥哥的死就變了無意義的悲劇。」

今日的Law少早已離開電台，轉跑道到協助精神康復工作：出書、講座、醫科生分享、行山團等，與康復者做朋友，嘗試讓「精神病」和「自殺」不再成為一個禁忌，參加者亦可暢所欲言，不用避諱。「你知道我的背景，就會知道參加我的活動，我會歡迎你。只要不把事情放大，彼此的分享已經是一個療癒過程。」

「死亡對死者本身可能已經沒有什麼意義，然而還在世者，能夠因此而團結起來，仍是一件美事。」他說。

“ 生死由天 何不正向面對

對於生死，Law少自言過去一直都看得很灰，「努力不一定有結果，善良不一定得益。哥哥過身時，我只有悲觀地接受，覺得不信耶穌就如等死一樣。」然而經歷過生死之後，現在的Law少，反而看到人生積極的一面，知道人生在世遇上的事，都有神的恩賜在當中，「世上的好事與屬靈的好事，不是分割的，神要我們珍惜在有限時間中度過的生命，無論大小事，都享受祂的看顧。」

「神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深奧，但我們可以留個位置給神，跟從神的套路去詢問神想我們問的問題，而非帶著自己的問題去追問神。」屬天而非屬人的智慧，或許也需要經過大徹大悟，方可領略到。

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」（羅馬書12：2）

